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造矣核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

安得真才而用之

亂世之姦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吃靡詆孱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卵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闒茸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官不若内官之逸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辦也
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
身如欲建尺寸之竪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
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贓私污人名節則
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
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詆譏乎宋
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乎

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冥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翻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

縣之吏宵旰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許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蠹薪炬之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即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 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邵玘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愼以廣人余從祖忝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

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

相視其情眞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後行正官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尉簿相視情眞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所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

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巳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巳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録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正親屬相望告訐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不常者緊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冤甚與宋
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
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
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為能者如山西趙思
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冤獄得名拜諫議後出
為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為誣悉縱之
此則以意為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既定日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我 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决獄多時降旨停免故以詿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汚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

駔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踈逖見棄四也上多所喜多見忌
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藺絲不
前則責成梱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
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檗伏於康
莊七也剔奸蠹弊難調駔儈之口杜門絕謁不
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
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
而負冤於覆詆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

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含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斥夜光而寶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閽者昔王荆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況其他乎

宋劉斧爲陝州叅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眞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即拜斧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斧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遊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眞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眞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

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内
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
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
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
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鵰
之挾兎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
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
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

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即詫以為國士之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即行中書省之别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遠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祀　臺入　覲之役遷徙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後　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　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亦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
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與與相臣
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爲宰相自當
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
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
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
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
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亭今則一成而不可變矣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 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

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宮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眞權也唐宋宰相禮絶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横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

陟予奪無一不自巳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笞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巳散而歸之大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笞一人而無箠箠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丵丵經心目　上之
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丵丵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䂓者也夫無宰相之實而月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難矣愚嘗謂永熈宣弘之朝若三楊劉謝等得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　天子之威福者也至於今日　主上神聖威福既不可竊而上下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

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究潛伺幾務叢脞百姓
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
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
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
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炙之劑可謂其非
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

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譬之垂絕之人敎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覩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國

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遍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驚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之識者或昧於禔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愼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

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負既多事幾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況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百王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稱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

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外漢唐繇文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爲正又以仁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禀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其才非不絶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

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事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即讀書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吶吶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産有詞諸侯賴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捭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蓰之矣自晉一變爲清談言殆不適於用宋一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粕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尸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至子產之對晉人張儀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倚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巳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巳墜縱橫之唆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凊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

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敢名俗予褎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

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

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
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
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
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
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
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
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

日不能前郤迎送之禁既嚴廪既俱絶不得已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寃者輙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廼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即復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馬持杌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

閒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殽無日無之當時

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愼重勤勤若此亦足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卽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郡縣其逈别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寖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

請一人爲錄事二人爲採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侈名伎窮襮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塡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故愼重其事以誘掖奬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卽蕭然親朋嘿坐

桂玉莫惜徵責捆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為無裨而　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巹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閹豎之剌求狀元及第而

試官不敢違棄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虚心而終非公慎
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王山之援
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
國朝而禁令益嚴
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
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
宰相所欲泥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
牛僧孺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顔

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寃上命重試
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葢其法網猶寛
疑議亦少至　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
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畫成罪案
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
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
賢觀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
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昶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取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余友王永啟亦在十七人中時在南職方杜門待命者數月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足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

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絶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肰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聮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賔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蠭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

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虜戎狄猶當收之況比隣州縣乎且州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為司理力

爭之始解　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興然攻之　上問何謂冐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冐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已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擧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眞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殼訂考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做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

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交友無論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絶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羣背義險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竽其中矣況少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毁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其驩然無間安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已之人可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所拘勿爲讒毁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闥駔儈皆與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已甚矣況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國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

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禎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鯀夫嚴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月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望者亦可恠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别貴賤姓所以

別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者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濟繁愈不可考矣
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
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迨流窮源若斯之
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家國更易
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
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
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弟呼豐公母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

吳越之臣所成耶我　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

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

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

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

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

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婚姻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并居大姓之下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迺彼氏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始謂是耶

并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族者并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無方即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爲婚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爲婚其餘可以類推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穀之後改爲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

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愼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

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　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爲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　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　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

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内生子之禁今亦無之夫喪不處内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號叔宛閎天太顛諸人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

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況生死之際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月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

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搢紳禮法之家不爾也先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餕其祭餘較爲彼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者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餪女女於五月五日囘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囘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囘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

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況於孱壻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閒隙一開偽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敢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閱墻之實禍也余嘗見

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隷各爲其主怨尤讒諜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絶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九幾代也録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　朝文物威儀之

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搢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過村落輒爲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嚚訟不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崇聲色駸駸鑿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

於諒闇之後從邸入繼與英宗之久養宮中者又不同也翁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亾者猶可耳

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　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不孝乎𡥉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决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永嘉不善處

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即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

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五雜組卷之十四 終

東吳范漫翁迂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